

日 本 女 作 家 都 市 小 说 系 列

江国香织 著

陈宝莲 译

蔷薇树 枇杷树 柠檬树

（ 恋爱、结婚、离婚、怀孕或无法怀孕……
从生活的咀嚼中，九个女人吐出她们的
私密之丝，织成一张绵密的
私密之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蔷薇树 枇杷树 柠檬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树 枇杷树 柠檬树 / (日)江国香织著; 陈宝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2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3109-X

I. 蔷... II. ①江...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444 号

Copyright © 2000 by Kaori EKUN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under the title
“BARA NO KI, BIWA NO KI, REMON NO KI”
by Shueisha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2—08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蔷薇树 枇杷树 柠檬树

〔日本〕江国香织 著

陈宝莲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66,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3109-X/I·1823

定价: 14.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蔷薇树 枇杷树 柠檬树》

江国香织（1964—— ）。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目白学园短期大学国文科毕业，曾留学美国特拉华大学，创作上童书与成人作品并重。曾获坪田让治文学奖、紫式部文学奖及法国费米那奖。重要作品有《草之丞的故事》、《409拉德克里夫》、《一闪一闪亮晶晶》和《冷静与热情之间》等。作品贴近现实生活，道出女性特有的纤细感受。

恋爱的心是无法阻止的。

九个女人，从生活的咀嚼中吐出私密的丝，交织成一张绵密的网，构成了任谁都无法阻止的故事——家庭主妇陶子备受丈夫呵护，却不甘平淡。杂志编辑丽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却无处诉说与丈夫土屋的貌合神离，最终一拍两散。来杂志社打工的大学生樱子对土屋热情似火，逼得他避之不及。模特衿偏生喜欢土屋，设计怀上了他的孩子。陶子的妹妹草子爱慕姐姐的前任男友山岸，却苦于得不到对方的回应。花店女老板惠美子忍受不住丈夫的花心与之分手，却又受不了一个人空荡荡的感觉。家庭主妇绫已有一子，却还想生个女儿以求改变现状。40岁的独身主义者麻里江对山岸一见钟情，怎奈山岸没有女人那种旺盛的恋爱精力。山岸之妻道子经过一段“道德的蹒跚”后，回到了丈夫身边。

年龄不同、身分各异，但有一点，她们都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凭自己的意志同男性交往，而且交往的方式也由自己来决定。



蔷薇 rose

蔷薇科蔷薇属中某些观赏种类的泛称。落叶灌木。茎有刺。叶互生，奇数羽状复叶。用扦插、压条或嫁接繁殖。除栽培供观赏外，花、果、根等可入药或制香料。



枇杷 loquat

蔷薇科。常绿小乔木。叶长椭圆形，有锯齿，叶厚，革质，表面皱缩，背面密被茸毛。圆锥花序，有锈色绒毛，花冠淡黄白色，有芳香。果球形或椭圆形，橙黄或淡黄色。性喜温暖湿润，宜于阴处生长。用播种、嫁接或压条等繁殖。原产于中国。果可生食，树供观赏，花为良好蜜源。中医学上以叶入药，性平，味苦。



柠檬 lemon

芸香科。常绿小乔木。嫩叶和花均带紫红色。叶翼不甚明显。果椭圆形或卵圆形，淡黄色，表面粗糙，先端呈乳头状，皮厚而香，果汁极酸。种子多数单胚，白色。不耐寒。用播种、嫁接或扦插等繁殖。原产马来西亚。果实供制饮料及香料。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stph.com.cn

责任编辑：李建云
封面设计：水尘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个艳阳天	1
第 二 章	妹妹、母亲、外婆	8
第 三 章	公 园	17
第 四 章	满 月	25
第 五 章	四个夜晚	34
第 六 章	头脑里的僻静角落	43
第 七 章	挚爱的妻子	52
第 八 章	一个下雨天	61
第 九 章	男人们	70
第 十 章	波 纹	79
第 十 一 章	网 走	89
第 十 二 章	九 月	97
第 十 三 章	女 人	105
第 十 四 章	周 末	114
第 十 五 章	夫 妻	123
第 十 六 章	危 桥	132
第 十 七 章	一个冬日	140
第 十 八 章	孤 独	149
第 十 九 章	牛奶、太阳眼镜、肯尼·G	158
第 二 十 章	星 期 天	166

第二十一章	雨夹雪	176
第二十二章	露 营	185
第二十三章	四个白天	194
第二十四章	精 力	203
第二十五章	涨落潮时	211
尾 声	一个夏天	220

第一章

一个艳阳天

陶子最喜欢的花是小苍兰。因为那清新的香味。她要小苍兰配上紫罗兰和柴胡，做成一把绿意盎然的花束。

在根部缠上湿纸巾，用橡皮筋捆好，再用纸包住整束花，惠美子的手利落无误地动着。

惠美子的手很大，照全身的比例来看，大得明显而突出。陶子心想，那是做事的女人的手。手指也长，筋骨结实有力。

“小黑呢？”惠美子收过陶子递出的钞票，打开收款机问。

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缎带，柜台上放着剪刀和圆珠笔，篮子里装着糖果。

“看家。”

是水沼帮这只全身漆黑的苏格兰獬犬取名为小黑的。陶子起初当然反对，说这名字感觉太没价值和美感，但她如今也觉得小黑是简单、容易亲近而且非常优雅的名字。就像其它所有事情一般，她最后总觉得水沼的意见是对的，从而在讨论过程中突然推翻自己的想法，赞成水沼的看法。

结婚四年了。

从请惠美子扎新娘捧花以来，彼此往来刚好四年。喜欢花的陶子每个月到惠美子的店里买两三次花。也因为花店就在她平

常带小黑散步的公园附近，她偶尔也会不自觉地来到花店，在店里浏览各个季节的花草、呼吸植物释放出的浓密清凉空气，享受那不可思议的安详沉静。

“见到丽子没有？”

惠美子递过花束时问，陶子摇摇头。

“她好像很忙。”

送她出花店时惠美子说了声“哦！”只手遮在眼睛上。天空一片湛蓝。

“跟她说有时间的话再吃个午饭吧！”

陶子转身微笑着点点头，心想，站在阳光下的惠美子很好看。水沼在背后挪揄她那像鸟窝的鬋曲长发确实杂密得仿佛梳子梳不过，但很配她脂粉未施的脸、毛衣搭牛仔裤的普通装扮，和洗得已经褪色的蓝色围裙，整个融成一种气氛。

“问候筱原啊！”陶子边走边回头说。筱原是惠美子的先生，两人共同经营花店。

“好，也问候水沼！”惠美子笑嘻嘻地说完，回到店里面。

2

穿过公园回家。

天气真好。

陶子心里私语着。买花的日子总让她感觉自己生活精致，心情畅快。

“天气真好！”

土屋保在比自己还高两公分、修长的腿裹在白色牛仔裤里的女友身边伸着懒腰说。样品的展售市场已拆除的晴海码头没有人迹，可以坐在水泥地上望见无尽的海。

“真——的呢！”女友奇妙地拖长声调娇娇地说，她闭着眼睛向天空仰着脸。

“哎，你也试试看，这样闭着眼睛晒太阳好舒服。”

土屋就喜欢这个年轻女友迷人的笑脸和有点迷糊、不带多余精力的轻松模样。女友说眼皮难得晒到太阳，因此需要这样时常和太阳接触。

“真的。”

土屋只是照她说的抬起脸摆个姿势，从口袋掏出香烟盒。脑中确认傍晚以后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后，他用力吸进第一口烟。他打着如意算盘：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抽烟对身体应该不坏。

即使闭着眼睛，衿也能察觉土屋的每一个动作。啊，拿出香烟、点着、用力吸一口后吐出来。土屋的举止总是非常有规律，衿很喜欢。

她和土屋是在拍杂志广告时认识的。一年前吧！沐浴露的广告。对身为模特却老是拍些土土的广告、但也不是不满意的衿而言，土屋的工作态度让她印象深刻。他虽然是摄影师，但尽拍些土土的作品，而且认真踏实得像是乐于选择这些工作似的，不掺杂一丝多余的热忱和感伤。他工作时不对助手颐指气使这一点也很好。吃午餐时，土屋点了西式炒饭，吃得一粒不剩，擦完嘴的纸巾没有放进盘子里，而是放在桌上。

3

很好！

衿这么想。那不是直觉的感应，是冷静观察的结果。衿决定只用这种方式来喜欢男人。

“好好的天气哪！”

好久没这样闲闲无事地在外面散步了。

“坐船好吧？”土屋说，衿把自己的手臂滑进他的臂弯里。

“坐啊！坐啊！”衿欢声回答。

虽然每个月只见一两次面，衿已经觉得这个略微矮胖、身材像个布偶的年长男人，对自己已是相当特别、无论如何都必要的

存在了。

肯尼·G 让人想哭。某种感觉触动内心深处。

陶子插好花，在洗脸台和水龙头周围涂上除水垢的清洁剂，在等待的三十分钟里一边烫白衬衫，一边听喜欢的 CD，心想：为什么这个人的音乐让我的心这般脆弱？

因此，陶子只在独处的时候才听这个演奏者的萨克斯风。因为内心深处太过隐密的部分会呼应音乐，她不愿意让水沼看到。那很久以前就应该封闭了的孤独无助的自己。

擦好水龙头后，陶子坐在客厅地板上，又顺势轻轻地趴下。一直浸在阳光里的地板暖烘烘的，有晒过的味道。担心她的小黑在舔她的脸，她无法再静止不动，就爬了起来。陶子真的非常喜欢晴朗白天里的客厅。绿色和淡紫色的抽象图案为底、金色天使漫天翱翔的华丽窗帘是水沼订做的。光灿灿的白沙发——当然因为小黑弄脏了、用白色提花加工布整个罩起来——和厚实的樱木餐具柜都是两个人一起挑选的。

4

这里有自己的容身之处，陶子心想。陶子喜欢那种自己对家中大小事务都有责任、但自己也受到庇护的感觉。

“乖儿子，你真的好可爱哦！”

陶子摸摸小黑让它平静，自己又再度躺下，在阳光开始倾斜的客厅里又昏昏沉沉地假寐了二十分钟左右。

水沼是丽子介绍认识的。说是介绍也并非特别郑重其事，那时陶子是喜欢呼朋引伴的丽子家庭派对里的常客。

在陶子眼中，丽子这种殷勤招待朋友的热情很不可思议，她也更深刻体会自己欠缺这方面的机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陶子喜欢被丽子邀请。她喜欢看见挥洒做菜本事、挑选音乐、体贴地让所有客人宾至如归的开朗的丽子。

高中时代的朋友中，丽子是毕业十七年来不随时光消逝仍在交往的。尽管两个人毫无相似之处，不知怎的就是互有感觉。过去以来就是如此。陶子心想，那是她本身和周围有些距离的缘故吧！

陶子记得，丽子刚介绍她的大学同学、一起参加古地图研究会这么个怪异社团的水沼给她时，她感觉他是好个瘦长的人啊！围着秋田火锅、穿着米白色素雅毛衣的水沼可能太热，整个晚上两颊都红通通的。

当然，陶子那时有别的恋人，怎么也没想到两年后会和那脸颊发红、感觉非常瘦的水沼结婚。

不起来不行了。

地板虽然温润，肩膀已感觉凉意，陶子微微移动身子。

得起来带小黑去散步了。

黄昏散步是日课。她必须去超市买些东西，小黑也有每天要在公园碰面的狗友。乖乖躺在旁边的小黑心里也正期待出门了吧！

5

绫也不是特别喜欢花。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频繁地——实际上绫也不知道什么程度算是频繁——上花店；她买花有一半是冲着丈夫来的。

绫觉得丈夫慎一吝啬。生活并不那么紧，他对花钱却很碎嘴。慎一喜欢吃寿喜烧，做起来不费事，儿子裕一也喜欢吃，因此绫常弄寿喜烧当晚餐，可是慎一总要问肉的价钱，然后说便宜一点的肉也不坏啊！绫受到会吃爱吃又疼她的父亲影响，相信斤斤计较于花费食物金钱的人会穷。

花也一样。绫到现在还忘不了近十年前新婚时，慎一老嘀咕她买花的事。

希望她结婚后留在家里的还是慎一。绫心里想,当时虽然有心理准备,不能再像大专毕业后,在薪水拿得和男生一样多的大洋酒厂工作的那五年,那时每月有相当多的额度可以自由使用,但慎一既然希望她留在家里,不也应该给她相应的经济安定或是包容力吗?

——花不是在纪念日之类的时候才买的吗?

那时慎一这么说。

——反正枯了就要丢的。

那时,不知是冲击还是失望,反而促使绫更频繁地上花店。

“今天要什么?”爆炸头店员问。

绫听着这个店员的爽朗声调就觉得舒服。

“看看吧!”

她心情平静地环视店里。

“进了不错的康乃馨哦。”爆炸头店员说。

淡黄色的康乃馨枝上结着好几朵花和蕾苞,鲜嫩十足。

“就这个吧!”绫说。

6

她买了五枝,虽然觉得康乃馨的黄色像包心菜和大白菜。

回到车上,裕一还没动刚买的罐装果汁,正专心地打掌上型电动玩具。真能集中精神在那么小的画面上啊!画面真是小得让人佩服。绫把康乃馨放在后座,坐上驾驶座,系好安全带。

“电动收起来!”绫说,“约好妈妈回来时就不打了是吧?”

“唔——”

小学二年级的裕一还盯着画面跺脚,但想想找骂挨打并不符己意,于是死心,关掉电动,讨妈妈欢心地黏着她的脖子。

“别撒娇了!乖乖坐好!”

绫让儿子坐在旁边,帮他系好安全带。

“果汁?”

答说要喝的裕一抽起拉环,打开罐装苹果汁。

接送孩子上学是绫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绫放下嘉年华——慎一的车是事务车,绫开不来——的遮阳板,轻踩油门。

“学校里今天怎么样?好不好玩?”

裕一老气横秋地回答:“还好。”绫听了觉得狂妄,不过虽然如此,但那鼓鼓的两颊可爱得让人想亲一亲。

“什么还好?”她耐心地诱导。

“我说还好是——”

裕一喝了一口苹果汁。小孩喝了这种清凉饮料后为什么声音马上变得湿湿黏黏的?

“说还好是算术很有趣啦!”

裕一又咕噜咕噜喝着苹果汁,绫斥止他,“慢慢喝。”

“后来,”裕一还是湿湿黏黏的声音继续说,“后来,图书时间我想借的书已经被别班的学生借走了,所以想借另一本,不过我翻了一下不太有趣,虽然想借,但还是觉得不好看,就借另外一本。”

“嗯!”绫嘴上附和,却完全听不懂裕一说些什么。

停在红灯前时,她看到超市门前系着那只黑狗。

“去吃伊凡泰的蛋糕好吧?”绫说出附近的蛋糕店名字。

“呀哩——”裕一说。

“呀哩——”绫也学他的腔调。

夕阳照进车子里,即使挡着遮阳板还是觉得刺眼。

第二章

妹妹、母亲、外婆

衿没有吃过苦。小时候的文具和衣服,都是质料比别人好一倍、可以用很久的。她很清楚母亲绝不允许浪费、所有东西总是尽量用到最后的个性,也就不敢任性。

因为母亲上班,衿由外婆照顾。家里一直是三个人,也不会觉得不幸,只是常常会想到那栋房子;小的时候更常常想——父亲在时的那栋房子。

8 那房子不大,是旧式的日本房屋,有个宽广的院子。院子里有个储藏室,爷爷奶奶帮衿买的玩具钢琴、汽车、娃娃椅、塑料泳池都塞在里面,后院还种了一棵好大的枇杷树。

衿想,她喜欢在公司附近散步,或许因为那一带街景很像那栋房子四周。公司在广尾和六本木之间,附近有不少相当老旧的住宅。她散步的途径总是:避开大街,漫步住宅区,穿过公园到地铁站。

公园旁有卖进口食品的小超市,有阳台的咖啡厅和花店。衿总觉得花店前面五颜六色的花朵和恣意泼洒的绿色让人难以靠近。衿不太了解买花人的心情,她觉得花店里的花就像夜市里的金鱼。她倒是很喜欢路边的草。

走进咖啡厅,土屋在微暗的最里桌喝着卡布其诺,土屋从来

不迟到。衿虽然觉得若是坐在阳台就更理想了,但只微笑着说声:“午安!”

她也知道自己有副因职业关系扎实训练出来的美丽笑脸。如果说阳台好,土屋一定说室内较能放松,衿越发喜欢这样的土屋。

柔软橡胶制成的蓝色骨头,有像软糖的香甜味道。小黑立刻喜欢上这个新玩具,一直咬玩不停。

“你就只对小黑好!”陶子一边泡着叫“养神橘子”的、名字古怪但水嫩、香气袭人的药草茶包,一边开玩笑地说,“就没有送人的礼物吗?”

“没有。”草子当即回答。人当然指的是水沼。

“真是不安好心眼!”陶子小声嘀咕,然后有所感触似地沉默不语,把红茶放在沙发旁搁着室内灯的台子上。

陶子常想,水沼是个好丈夫,唯一的遗憾就是和草子处不来。草子是陶子的妹妹,姐妹俩年龄只差三岁,感情很好,到哪里都是一起,直到四年前陶子结婚为止。

“爸妈好吗?”陶子换个口气问。

她啜一口热气蒸腾的养神橘茶,坐到草子旁边。

“很好啊!”草子捡起掉在地板上的室内装潢杂志啪啦啪啦地翻着说,“还是一样去吟诗。”

吟诗是几年前父亲退休后和母亲一起培养的新嗜好。

“哦!”

陶子应声后,打量起妹妹的侧脸:还是短发没变。小小的脸,没擦口红但丰满红润的唇。

——都已经三十二了!

是上个月吧,母亲在电话里这么说。

——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好的人选啊？

——要草子喜欢很难呢！

那时陶子笑着这么说。也没办法，她怎么也不能告诉母亲说妹妹到现在还死心塌地爱着姐姐以前的男朋友——而且对方现在也已经结婚了。

“今天可以慢慢聊吧！”

“唔——”草子暧昧地哼一声，视线没离开杂志。

“水沼很晚回来，不要紧的。”

“唔——”

陶子叹口气。

“你也真是的！”

——草子太骄纵了。

水沼总是这么说。

——你和你爸妈干吗要这样宠她呢？

实际上夫妻俩昨天也为这事争论，就在陶子刚打完电话给草子说好久没来玩了之后。

10

——干吗像求她来玩似的？

陶子心上一惊。

——我没求她啊！明天是周六，你也不在家嘛！

陶子说完，水沼沉下脸。

——那么是我的错啰！同事结婚，我也没办法啊！

——我知道，我也没说不希望你去啊！

——我听起来是这个意思。

吵架时水沼的声音和态度都不粗暴，只是摆出非常不愉快的表情、非常不愉快的声音。那声音让陶子知觉寒意。

“等一下跟我一起带小黑散步吧？”

指甲剪得短短的小手还在翻阅杂志的草子说：“我就顺便回